

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 · 北區文學散步(中文科)

導賞員：作家——羅維日先生

負責老師：林炳益老師、鄭謹群老師

學生作品

4A 蔡汶希

描寫對象是一間店舖(明記腸粉)

跟隨著羅維日先生的步伐，我們來到了新康街。沿路看見許多傳統唐樓，這些唐樓的外牆都有厚厚的一層灰。我已分不清是一九五五年所發生的火災所致，還是這些年留下的自然痕跡了。

我隔著一條大馬路，遙遠看見路邊的一間店——「明記腸粉」。它的名字我早已聽說過了，就連在網上也有很多人推介。我還聽說這間店是在五十年代經已建成，它是一位長輩，是一個老朋友，是一間老字號，伴著一代又一代的上水居民長大。

走近一點，往店裡一看，裡面的員工與顧客有說有笑地閒聊家常，顧客笑得彎起來的眉頭也對我揭示了她的輕鬆自在。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我猜，可能是在討論今天兒女在學校乖巧與否吧。雖隔著口罩，但內心卻不曾存在隔閡，這也是專屬於老字號的人情味吧。

踏出這間店，抬起頭來仔細打量著眼前的招牌。發現招牌上有一些綠色的小點，可能在許多年前，這曾是一片綠油油的招牌吧，可惜現在已經褪色了。

我想，現在來這裡吃腸粉的人，可能並不是吃腸粉的味道，而是那份屬於明記腸粉，屬於

石湖墟，屬於舊區的一份人情味吧。招牌會褪色，外牆會變得骯髒不堪，但人情味不會減退。
再往前一些，我們回到了海禧廣場，回到了原先的起點，我的「旅行」也戛然而止。

4D 吳宇恒

新詩創作

走著走著，走進上水的一角

泥土、魚腥、伴隨巴士的引擎聲

從石湖墟的一頭傳到彩園邨的一方

路人匆匆行過

老人沐浴陽光

小孩奔跑追逐

而我眺望遠方

望向塋原的那一邊

坐在榕樹下剪髮的孩童

躺在草地上吃草的老牛

我嘗試用雙眼將風景記錄下來

試著留下曾經到來的足跡

把這枯萎的紅球花

留在寧靜的塋原中

「城郊」

因上水的急速城市化發展，有人會說上水是一個城市，但又因上水跟繁榮的四環區、油尖旺區相比，仍可稱上是一個鄉郊。依稀記得，在孩提時對上水的印象是熙來攘往，到處都是行李箱和說普通話的內地旅客，也因此不太喜歡前往這裏。但在十多年後再次到訪此地，卻有另一番感受——我更了解北區、更了解上水、更了解每一個地方獨特的特色。那到底我認識的上水是鄉郊，還是城市呢？

甫走進石湖墟的街道，兩旁是舊式的店舖，有的店舖門口羅雀，有的甚至抵受不住疫情的衝擊，早已邁向結業之路，與往日摩肩接踵、俗稱「水貨街」的新康街相比，現在的石湖墟已不復往昔的繁榮，廣記服裝、永鴻電業、堯記傢俬……雖招牌還在，卻已告別二十一世紀的石湖墟。石湖墟沒有裝潢精美的餐廳、沒有名牌商店、沒有連鎖商店，但卻有着傳統的港式茶餐廳、士多、雜貨鋪，試想一下這些店舖到底滿載了多少代人的回憶？

走過了一條橫街，轉了向一個很神秘並不起眼的地方，那裏充滿魚腥味，甚至比街市還要強烈，那裏是露天的，那裏沒有任何裝修，就是天光墟。經過這個省港流行的市集，我們踏入了城市化卻又有歷史的屋邨——彩園邨，雖然只是小小的一個屋邨，但卻五臟俱全，補習社、小孩托管中心、幼稚園、露天劇場、羽毛球場、籃球場……設施應有盡有，從嘈吵的菜檔走到這裏，宛如由旺角的街頭走到附近的山丘，既靜謐又安寧。

走進大頭嶺，松柏塢，一幢幢低密度的村屋與上水市中心一幢幢的高密度住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繼續走向塢原濕地方向，小鳥聲、河水聲在耳窩裏徘徊，雙魚河旁邊，是兩旁綠綿綿的樹，青草躺着悠閒的黃牛和結伴成群的白鷺，那裏彷如鬧市中的綠洲，試問在人口密集的香港，還有沒有地方有著這樣的自然風光？

對吧！上水，是一個很獨特很有特色的地方，它不是鄉郊、不是城市，是一個鄉城，它有着鄉郊的寧靜安逸，有著城市的現代發展。它不再是以往的「水貨客天堂」，而是香港人的一個綠洲。

我是一個在內地居住的孩子

我對香港的面貌，她的溫度，她的美，在我的印象中，是中文課的「東方明珠」，是常識課的「國際大都會」，是視藝課的「維港風光」。我兒時也只是記得那些放學的一磚一瓦，甚少有機會去看看她的過往，去看看那些斑駁的深刻的痕跡。

從前，在我看來，香港就是像尖沙咀，旺角，銅鑼灣那樣萬人空巷的盛況，維港更是不夜之城。而我的印象中，上水一地就像是被割捨的孩子，而九龍、港島早已是呼風喚雨的成年人。上水，他好像是還沒有長大的樣子，沒有融入西方的先進發達，他保留著孩子般稚嫩的純樸，安靜。在石湖墟漫步，我看見斑駁的牆壁，復古的商鋪，不規整的石地，是昔日的她，昔日的香港。我看見大街上清貨的招牌，是香港獨有的口語混雜，令人忍不住駐足停留。我看見人情味濃濃的老店鋪，是陳六記飯店，裡面燈火微黃，一豆燈在頭頂上，伴隨著細細的光線，照亮中堂。我信步向前，向叔叔阿姨們問路，他們很熱情，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微笑，尤其那店主孀孀，穿著白色的麻布衣服，還有橙色頭巾，溫柔地給我指路，還叮囑我要看好路，車很多。我很感激，有這樣的經歷。隨後我想他們道謝，離開了這裡。我悠閒慢走，看見爺爺奶奶互相攙扶；我信步而行，聞到一陣濃郁的草本味；我雀躍快走，看見孩子和家長手牽著手；我與路人擦身而過，聞到孩子身上淡淡的奶香味。我看著他們走進一間間老店鋪，我想：他們需要這裡的新鮮的蔬果，便宜的報紙和三兩鄰居好友、熟悉的人群。是啊，年輕的我們，來到這裡，能找到什麼呢？我想：是歸屬感吧，畢竟這是香港最原始開初的模樣。

現在，在我眼裡，香港是一座時空分裂的城市。稚嫩的上水和成熟的尖沙咀。這中間隔著太長太長，太複雜了，或許這樣的複雜，導致了尖沙咀的成熟吧。此時的我，站在昔日的禁區。我看著「眼前」的深圳，陷入深深的沉思。這距離，好長好長，但也好短好短。長嗎？是因為要穿過密麻的小道，穿過嚴防的海關，穿過滿座的酒店，穿過怎麼也止不住的疫情。短嗎？因為遠方吹來的風是那樣清晰，是那樣熟悉，是那樣令人眼眶盛滿熱淚。我看見家，我看見那無

數次經過的地王大廈，我看見那無數次經過的京畿 100，我看見那無數次經過的羅湖關口。我仰起頭，貪婪地吸氣，妄圖將深圳的氣味吸進肺裡，吸進離我心臟最近的距離。我低下頭看著橙色小書上的黑字，是洛夫的《邊界望鄉》。我從上到下，一行一行，一字一句看完；我又從頭到尾，一字一句，一行一行讀畢。在我眼框的淚，在我用力地凝視下，給擠出了眼眶，落在了橙色小書上，滴答，我的淚氤濕了紙面，我的心被揪著，一下一下，讓我心碎。我和這首詩，深深地共鳴。

香港很美。尖沙咀的繁華，上水村落的樸實，我都很愛。我看見上水村落中人與人之間的親厚，我聽見上水安靜下細碎的鳥鳴，我聞到上水鄉村的泥草味。是啊，上水的單純天真，讓他在紛亂的年代，依然保持著祥和。尖沙咀的複雜，成熟，寸土寸金，我看見神色匆匆的行人，我聽見汽車引擎的轟鳴，我聞到菸草夾雜著高檔香水的氣味，但這個紛亂的年代，疫情洶洶來襲。我明白，上水的祥和和安靜，讓他在這個時候反而成了保護傘。是啊，「北部都會區」建成後，這裡就不再是安靜的地方了，或許也會人頭湧湧，人聲鼎沸。但這是他長大的表現，終將還是會變成都市。但我永遠希望，這個地方能繼續他的祥和和美麗。長大了，也不要忘記本心。這樣傳純樸的寂靜之地，我很喜歡，很嚮往。

老師作品

鄭謹群老師

描寫對象是石湖墟一條小巷

走進暗黑的小巷，與外邊光鮮的店舖揮別，那是一連串由人組成的小攤檔，上海理髮師的理髮店、婆婆看管的毛巾小攤檔……安靜地存在着。一切像電影定格一樣，就這樣一晃眼渡過了數十年。

彎曲的小巷，在盡頭等着我們的是一個水果乾菜檔，婆婆早已裝飾了鋪面，鮮黃的的香蕉一梳一梳地排列，水果靜靜地躺在水果籃中，展現着自己的獨特的美態。伴隨着酸菜的味道，這套舊電影落畫了，眼前的陽光把我們帶回人來人往的新康街，眼前的海禧商場，是新舊交替的界線。